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寻求两性和谐的女性书写——以李忆 茗小说为个案

科目编号：UASZ 3063

学生姓名：尤碧珊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许文荣 师

呈交日期：2012年4月6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1-2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2-3
第二节 前人研究.....	3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4-6
第四节 研究难题	6
第二章 李忆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7
第一节 第一类型——传统桎梏下的女性.....	7-11
第二节 第二类型——经济独立、追求理想爱情的女性.....	11-15

第三章 李忆菽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16-17
第一节 第一类型——社会底层的男性·····	17-20
第二节 第二类型——中产阶级至上流社会的男性·····	20-22
第四章 女性出路的探讨·····	23
第一节 精神上的平等与独立·····	24-25
第二节 母女之间的精神家园·····	25-27
第五章 结论·····	28-29
参考书目与期刊·····	30-31
附录：李忆菽的创作年表·····	32

寻求两性和谐的女性书写——以李忆著
小说为个案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

日期：

摘要

李忆著是位著名的马华女作家，她的小说创作不辍，先后发表于国内外报章文学杂志的长、中、短篇小说逾二百万言。在其小说中，可以感悟出作家写作的思路。李忆著的作品多半在处理男女之间的情事，因此以男性或女性作为叙述也约略占一半，对于男女内心的世界都深入探索。她从女性视点出发，对男女两性及两性在婚姻中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认识，并试图寻求女性生存的光明出路，追求两性和谐的女性书写。

本文将通过文本细读，在解读李忆著作品的基础上，探索了男女两性在婚姻中的关系，揭示出造成女性不幸命运的根源及女性自身的弱点，着重关注其作品中的两性观。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包括四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李忆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第三章：李忆著小说的男性形象；第四章：女性出路的探讨；最后结论。

学者大多谈论李忆著作品中的爱情观或分析女性形象，较少涉略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因而留下了继续谈论的空间。本论文是以女性书写视角去解读李忆著的小说，再运用女性主义理论来加以分析，论李忆著在其小说中如何形构女性与男性的形象，以及探讨女性的出路，最终探讨如何才能达到两性和谐，笔者希望分析与诠释李忆著的小说，展示其小说意义与独特之处及寻找两性和谐，并希望能促进人们对李忆著作品有进一步了解。

关键词：李忆著；女性主义；男女形象；女性出路；两性和谐

致谢

当写完论文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同时，为了论文而准备、忙碌的所有日子一幕幕展现在眼前，万千感慨在心中。回顾过往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

在许文荣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终于顺利完成了这篇论文。老师的谆谆教导让我有如沐春风的感觉，令我非常感动，难以言表。老师给予了我很多建设性的建议，非常认真地对我的毕业论文进行修改，对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耐心、细致地给予解答，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师恩难忘。

其次，我要感谢我的家人。父母与兄弟姐妹的支持，给予我精神上莫大的鼓励和支持。他们提供了我一切需要，让我能全心投入到学习当中。他们的付出让我感受到了亲情的弥足珍贵。同时，我也感谢我的朋友，谢谢他们在我遇到学习上的问题，都会及时伸出援手，给予我关怀和多方面的支持。

最后，我再次衷心的感谢对于大家的帮忙，今后我亦会不断地自我增值，提高自己的学养，继续面对未来的所有挑战。

第一章 绪论

马华作家李忆著出生于槟城，曾担任《马华文艺》主编，现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她曾说过“文章无疑是灵魂的声音。故真情实感比什么都更重要”，¹所以作品里都表达了自己最真实的想法，让读者能从作品中深深地感悟到她所要传达的信息，如社会问题、男女之间关系等都是她所关注的。

李忆著的婚恋题材作品，深刻地描绘了故事人物的心理状态，以及人物心理状态一旦与环境或文化互相摩擦时所产生的矛盾。李忆著小说故事内容所描写的都是婚恋故事，但是这只是一种依托。在小说中她揭露了一系列社会转型时期令人忧思的社会问题。如：女性意识觉醒问题，高学历大龄女青年的婚姻问题，西方性解放观念的冲击问题，传统文化失落问题等。作家笔下的儿女情长，悲欢离合，无不映现着社会生活的折光，引导读者在领略青年男女的婚恋故事的同时，认真思考社会转型时期所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

李忆著的小说没有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曲折情节，一般是在静如溪水般的叙述中，所讲述的都是一个个让人摇动心旌的人生经历。她无论是采取客观视角，或是主观视角，她都把故事讲得不温不火，或用倒叙，或用顺叙，故事的来龙去脉，了了分明；尤其是对人物性格的形成背景更注意交代，从而使读者对人物有全面的把握。

¹ 戴小华、叶啸等编：《李忆著》，《当代马华作家百人传》，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2006 年，页 206。

因此，本文将通过文本细读，在解读李忆著作品的基础上，探索了男女两性在婚姻中的关系，揭示出造成女性不幸命运的根源及女性自身的弱点，着重关注其作品中的两性观。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包括四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李忆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第三章：李忆著小说的男性形象；第四章：女性出路的探讨；最后到结语。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笔者因对李忆著小说的研究感兴趣，主要是阅读李忆著的作品时，发现她的作品带有淡淡的忧愁情感。李忆著的作品也有个独特地方，就是无论对男性或女性，她都保持一种平等的态度去对待，与商晚筠对于男性中心社会所持的激烈反抗态度相比，她显得务实而冷静。特别是对于男性具体过失表现出一种寻求理解的态度，她认为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亦是受传统观念、规范习惯的受害者。笔者认为这与李忆著的思想有关，她曾说：“我希望我能修成一颗宽容的心，可以宽谅人生锥心的矛盾，减轻心灵载负”²，由此可见，她可以对男性保持宽容与理解的态度也是源于此观念。所以，笔者开始对李忆著这位作家产生了兴趣。

女性主义叙事内容之一是为女人立传，通过对女性形象自我书写，使女性生存的真实本相，“浮出历史的地表”，改变女性被书写，被塑造的“他者”身份；是以女性的视角展开对女性生活命运的书写，进而探讨女性的出路。因为女性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关系问题或男女权力平等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对历史的整体看法和所有解

²戴小华、叶啸等编：《李忆著》，《当代马华作家百人传》，页 210。

释。在李忆菽的小说创作中，她的女性书写具有独特性，她善于刻画女性的命运，了解女性的艰难，细腻地描写她们的心理转变，加上对男性也抱持着宽容的态度去刻画男性形象。因此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去解读她的小说作品，探索作品中的男女形象，展示作者对女人命运的一种关怀，追求两性中的和谐。

第二节 前人研究

研究李忆菽作品的人数不多，其中有李子云〈从《七色花水》到《春秋流转》——从商晚筠到李忆菽〉，李氏评《春秋流转》内容具有很强的社会性，显示出大马文学中特有的倔强不屈的精神。³郭建军在〈沧桑女人心——南洋才女李忆菽散文品评〉对李忆菽的作品给予一些欣赏与评说，认为她的作品有沧桑意识，拥有东土美学的苍凉境界。在其结语以“沧桑女人心，苍凉忆着文。悠悠中华韵，南洋有传人。”⁴来赞赏李忆菽。杨锦郁〈李忆菽小说中的人物及其爱情〉则分析李忆菽作品的人物形象与爱情论。⁵

纵观以上的论文，大多谈论李忆菽作品中的爱情观或分析女性形象，较少涉略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因而留下了继续谈论的空间。笔者除了以女性主义理论深入分析作品中的男女形象之外，还加以探讨出女性的出路，希望从中分析与诠释李忆菽的小

³ 李子云：〈从《七色花水》到《春秋流转》——从商晚筠到李忆菽〉，《评论和研究》，1996年，第1期，页52。

⁴ 郭建军：〈沧桑女人心——南洋才女李忆菽散文品评〉，《华侨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页68。

⁵ 江泓辉主编：《马华文学的新解读——李忆菽小说中的人物及其爱情》，八打灵再也：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99年，页313。

说，展示其小说意义与独特之处，寻找两性和谐，并希望可以促进人们对李忆著作品有进一步了解。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本论文的研究范围以《春秋流转》、《镜花三段》以及《怨女》三篇小说为主。至于研究方法，本论文是以女性书写视角去解读李忆著的小说，再运用女性主义理论来分析这三部小说，论李忆著在其小说中如何形构女性与男性的形象，以及探讨女性的出路。

“女性主义”⁶（Feminism）一词源于十九世纪法文 *feminisme*，意指妇女运动。⁷ “女性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基于人们主观上感受到男女不平等或者女性受压迫，而企图以行动谋求改善。⁸

“女权主义”强调的是女性向男性争取她们在社会应有的“权”，这个“权”即包括了利益上和立场上的“权”。女性不但要夺回被剥削的在政治、法律、经济、工作、教育等种种方面的利益，也要得到女人的身份在社会被尊重的立场。它挑战父权社会里男尊女卑的传统，对以男性为一贯主导的文化进行质疑和颠覆，旨于消除女性被歧视的观念。女性要争取自由，更要争取运用她们自身的自由。

⁶ Feminism的中文翻译分别有“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而目前“女性主义”显然比“女权主义”沿用得更多，或许是因为前者未出现“权”这个字眼，对于看或听的人可能会显得更加平和一点，以免引发“女权”就是向男人“夺权”的联想。

⁷ 一般探讨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多追溯到十八世纪末英国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克拉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的著作《为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Harmondsworth. : Penguin Books, 1975. 要求让女性同样享有当时欧美男性所争取的自由平等，如人权与参政权；强调女人也是天生“爱好自由”且“有理性”“人”，倘如给予同等机会，也有独立自主的能力。

⁸ 顾燕翎主编：《女性主义理论与流派·导言》，台北：女书文化，1997年，页 vii。

“性”是包含了“权”在内的新含义，所以在处理文学理论上，多用女性主义一词。⁹因为现今的女性不止注重于权力上的问题，更着重于文化、社会方面的批判活动。“批评”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批评”，通过对具体的文学文本研究，揭示其中所蕴蓄的性别歧视和女性意识内容；二是含有“社会批判”的意义，即通过对文学文本内容研究，批判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¹⁰女性主义的文学作品是以女性作为主体，探讨女性如何定位自己，以及社会给她的定位，从书写中解放女性。女性主义批评，可以被理解是以女性意识看待文学作品，揭露和批判女性在父权社会的文化和制度所受到的性别歧视和不公平的对待。

纵观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为女人争取选举权而奋斗的斗争。第二阶段是60、70年代以反对政治经济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为主要目标的运动，争取激进领域的公正、权力和解放。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进入第三阶段，更注重文化对女性身份的塑造和女性话语权。同时也关注女性在文化中的位置，以及实现一种全球性妇女运动的可能性。¹¹笔者认为李忆菘的女性主义思想比较倾向于第三阶段，所以在其作品里对男性的叙述是处于温和的态度，不会过于抨击男性。

⁹ 肖薇：〈比较的视野——理论的建构〉，《异质文化语境下的女性书写》，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页250。

¹⁰ 张岩冰：〈导言：对女权主义文论的“描述”〉，《女权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页2。

¹¹ 戴血红：《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观点和方法》，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页13。

在李忆著的小说创作中，她了解女性的艰难，细腻地描写她们的心理转变，同时也了解男性在父权制¹²下所受到的伤害。因此笔者决定挑选其部分的作品展开研究，即《春秋流转》、《镜花三段》以及〈怨女〉。

第四节 研究难题

由于学校图书馆对于李忆著方面的研究资料相当有限，因此笔者在收集资料上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及金钱。笔者除了上网搜寻电子书及相关的期刊论文之外，也走访了新纪元学院图书馆、马来亚大学图书馆及吉隆坡的几家书店以便获取足够的资料以作为参考及支持论点之用。笔者将所需资料收集完后，更花了不少时间在阅读及消化各学者的研究成果上。此外，学界对于李忆著的研究不多，因此笔者必须耐心研究文学理论批评的书籍，学习如何解读文学作品，从中分析出较适合笔者研究范围的理论。

¹² “父权制”（Patriarchy）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1970年，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 1934-）在《性别政治》（*Sexual Politics*）一书中分析了性别角色与父权制的关系，正式明确提出过去女性主义已经涉略的“父权制”概念。

第二章 李忆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李忆著创作的文本大多是叙述男女之间的感情问题，对男女之间的情感关系探讨是李忆著一直关心的话题，在其小说里通过感情故事、婚姻家庭故事，描写女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挣扎；有些女性选择默默接受，有些则会进行反抗，藉由叙述女性遭受传统社会的压迫，深刻地挖掘女性的情感世界。李忆著以女性视角描述了传统至现代转型中，女性所面对的困难处境，批判了社会一些父权制思想。这让读者能够感受李忆著对社会的关怀。本文试图分成两点来分析，一是李忆著文本中传统女性形象，而其二是现代女性形象，从中了解到女性不幸命运的根源及反思。

笔者将以《春秋流转》里的孙桂娘、红莲、赵静娴；〈怨女〉的骆凤仪以及《镜花三段》的舜涓做为主要探讨对象，尝试揭示女性人物的矛盾、压抑和自我冲突的深层面貌。

第一节 第一类型 —— 传统桎梏下的女性

《春秋流转》里的孙桂娘是位传统妇女，是典型“在家从夫、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代表人物。孙桂娘出身小康之家，家庭是从事布店生意。她娴静又美丽，拥有传统妇女的美德，尽管面对种种的社会舆论，仍然默默忍受，默默地做好自己本分，她为了挽回丈夫的心继续容忍，虽伤心欲绝，可是却极力装作没事，压制着内心痛苦对丈夫说些鼓励的话。但是丈夫还是无动于衷。尔后，孙桂娘还苦苦地哀求丈夫，要

求俩人重修旧好，忘掉过去。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住家庭，可是却无法成功，使读者深刻体会到女性的悲哀与无奈。

女性所背负的“三从四德”教育促使孙桂娘丧失了自我主体意识，对于自身的存在缺乏了关注。在传统观念的禁锢之下，她不可能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婚姻大事全部交给父母，如孙桂娘虽对苏春有好感，但是却不敢去爱，最终选择了老实的医师颜世昌，使得两人情感若即若离。最后，还因丈夫的背叛而带着女儿离家出走。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见女性在面对困难，是完全可以承受，也展示女性是坚韧的。孙桂娘从传统女性完全依赖丈夫生活这种状况脱离出来，走上经济自立的道路。可是孙桂娘内心还是保持着传统观念，她希望女儿：

“希望我成为一个教师。在她的心目中，教师是最斯文的职业，尤其适合女性。也许是她的婚姻挫折关系吧，她一直灌输我女人必须以家庭为重的观念。她一直如此认为：事业固然重要，但幸福的婚姻又比事业重要；一个女人若没有个温暖的家庭，实在也是算不上幸福。”¹³

这证明她一直在传统与现代两者之间徘徊着，虽然她有传统女性的美德：善良、温柔、隐忍，却无法逃离不幸的命运，因她始终认为女性一定要嫁人才会找到幸福，从中看出她缺乏了女性意识。此外，作者运用儿童的眼光去看世界，在《春秋流转》第一章〈小镇一九六三〉，叙述者是小时候的令冰，作者通过一个单纯小女孩童稚的眼光去看社会，因儿童心灵非常纯洁、清澈，受到传统观念、社会习俗的影响较小，往

¹³ 李忆着：《春秋流转》，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页184。

往能以一种脱离世俗的眼光去揭示社会问题，看清楚真相。这种限制性视角的运用，使读者只能看到叙述者令冰视野之内的事物，这容易使文本产生悬念，给读者留下想象及思考空间。这是李忆著对女性命运的一种思考，为何这些勤劳、美丽、善良的女性，逃不出命运的作弄，何处才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之路？

《春秋流转》里的红莲，因母亲红杏出墙继而上吊自杀之事带给她很大打击，她因而紧闭着自己的内心，但却因令冰的父亲颜世昌的关怀，渐渐打开心怀，对他产生了情愫；另一方面，又怕自己步入母亲的后尘，内心矛盾不已。在母亲的阴影之下长大的红莲，也许是害怕和母亲有同样的经历。最终在自己与颜世昌的恋情曝光后，因抵挡不住社会舆论以及内心的责备，精神濒于崩溃的边缘，最终选择投河自杀。这正如法国后现代主义家福科（Michel Foucault）所言：“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¹⁴李忆著细腻地表现了女性想要逃脱父权的威慑是极为困难。因此笔者在红莲身上，看见了女性渴望自主掌握爱情和生命的愿望。可是这不幸的命运全败在男性、社会的舆论，以及红莲已经迷失了主体，才会有此结局。

另一方面，〈怨女〉里骆凤仪是位年过三十却还未嫁的小学老师，因婚事蹉跎而遭受到无形的压力，后来机缘巧合下认识了司机胡叔源还下嫁于他，可是因丈夫外遇，自己承受不住打击而走上自杀一路，造成了悲剧发生。骆凤仪虽受过教育，渐渐走出社会，可是思想一直被传统的观念桎梏。她一直受到传统父权社会礼仪的限制，始终

¹⁴ C. Ramazanoglu (ed.) *Up against Foucault, Explorations of Some Tensions between Foucault and Femi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191.

免不了与“女人得结婚生子”这种念头纠缠不清。再者，传统社会也常赋予女性一种形象，既女性只有在传统妻子、母亲的角色中才能得到满足感以及成就感，因此女性最重要的职责是身为人妻或人母。骆凤仪就是为此观念所牵制，完全只专注于儿子身上，只有孩子“成为她的全部，她的生命，她以完全是为他而活”¹⁵，因而忽略了对丈夫的关怀与关爱。

除了传统观念影响之外，凤仪的性格也是造成悲剧的主因之一，读者可从作者叙述凤仪参加相亲，朋友过于热心便拂袖而去一事，虽只是轻描淡写带过，却可看出凤仪的性格倔强，自尊心强。因此，她一直对胡叔源的追求犹豫不决，内心常常处于矛盾的漩涡中：

她的学识的确是在他之上。这连胡叔源自己也承认的。男人可以容忍一个笨妻。而女人绝对不可以嫁给一个条件与学识都比她低的男人为妻！¹⁶

她一方面要自己对胡叔源伸展过来的感情戒备着，抗拒着。另一方面又十分同情他……凤仪十分清楚自己对胡叔源是充满同情的。可是却不能因为同情，而跟他继续发展下去。¹⁷

骆凤仪，难道你也这般势利眼吗？你明明是喜欢他的，就因为怕他的条件耐不住旁人的评头论足，满足不了你的虚荣心，而放弃他？¹⁸

¹⁵ 李忆著：〈怨女〉，《痴男怨女》，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页190。

¹⁶ 李忆著：〈怨女〉，《痴男怨女》，页173。

¹⁷ 李忆著：〈怨女〉，《痴男怨女》，页169-170

李忆著展示了凤仪矛盾的心理状态，揭示她内心的隐秘，也替凤仪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凤仪嫁给了胡叔源，可是始终认为丈夫匹配不起她，在生产后，对丈夫“应该感激我”的心态变本加厉。这种想法，导致双方的平衡点倾斜，感情无法维持下去，才会酿成悲剧。

叔本华曾云：“女人具有服从的天性，在这里我可再提出另一个佐证：年轻的女性是自由自在、独立不羁。但没多久，就要找个指挥统御自己的男性结合，这就是女人的要求支配者。”¹⁹所以她因胡叔源是有“强壮臂膀的男人，有一份工作可以养活她”，加上自己已过三十三岁，早已过了适婚年龄，自己“心中没有第二个男人”，目前胡叔源能给予她安全感才考虑与他结婚。同时可看出为凤仪被传统观念迫使不得不服从，她压抑自我个性，以达到朋友、家人对她的期盼，因此婚姻将她的女性自我意识吞噬了。

现代社会里，女性一方面被要求做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另一方面必须争取个人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独立，实际上处于一种两难状态。传统与现代因而产生了冲突与碰撞。如果凤仪能在坚守传统观念之时，也吸收一些现代意识，与丈夫沟通，那悲剧就不会发生。

¹⁸ 李忆著：《怨女》，《痴男怨女》，页 176。

¹⁹ 叔本华著、陈晓南译：《叔本华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页 122。

第二节 第二类型——经济独立、追求理想爱情的女性

静娴是一位个性强烈、标新立异的新女性，她追求性别转换，挑战传统道德。她父亲经营开咖啡店生意，她十七岁就已大咧咧地坐在柜台收钱当掌柜。后来，父亲过世了，家业就由静娴和她弟弟接管，可是掌握大权的是静娴，她推翻了传统观念，成为了一位“女强人”。

自从认识苏春生后，静娴就完全堕入情网，她变得多疑善妒，占有欲很强，当见到春生与其他女人说话时，就会和他起争执。春生原是被静娴的聪明、勇敢、坦率、甚至泼辣所吸引，但是久而久之，静娴的感情过于强烈，甚至当春生是块“禁脔”，春生对此难以忍受。

静娴敢于挑战男性权威，在众目睽睽之下骂他、咬他手臂。她是位充满自信的女性，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她自身的优越感威胁到了男人。春生在她面前完全黯然失色，他丧失了男性的自尊、勇气、雄心和创造力。因此，春生慢慢对静娴产生了厌倦，相反的，对于孙桂娘的温驯、体贴，春生开始对孙桂娘产生情愫，最后得不到孙桂娘的心而绝望离开了小镇。静娴得知自己被抛弃后，性情变得更暴躁，甚至把父亲遗留下来的咖啡店也卖了，最终变成没人要的“老姑婆”。

静娴是成功地成为了经济独立，能力过人的女性，对男性也不会百依百顺。如果她身为男人，大家可能不会过于挑剔她，但她是个女人，所以社会还是希望她可以具备男性拼搏的精神，却也要求她不可缺乏女性传统良好美德。这可以看出女性虽然获得了法律上与男性平等的权力，有知识，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在物质生活上可以独

当一面。然而，在面对感情生活时，女性仍是生活的弱者，因为过于依附男性生存，完全以男性为中心，一旦失去对方，女性就变得失常。像春生与静娴也相爱过，但她把握不了两性关系中的平衡状态，总是一意孤行，盲目激进地发脾气，毁掉了她与春生的感情。

虽然静娴是背弃了几千年男权传统所赋予女性的角色——至少是不再按传统贤妻良母的人生形式限定自己，可是她们终究未能取得自由——传统女性以一个男人为其人生支撑”。²⁰她虽是位独立自主的女性，可是却因春生的背叛，而从此一蹶不振，成为一位怨女。因此，作家想通过赵静娴来表达出传统礼教对妇女的束缚作出批判，想建构出女性意识的觉醒，这样一来，女性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改写未来。

《春秋流转》里的颜令冰，在母亲与父亲失和后，决心选择和母亲离乡背井去找表姨妈，而后成为一位老师。后来认识到伦式与他结婚，可惜发现丈夫对她不忠后，也毅然与丈夫离婚，独自抚养孩子，勇敢改变了传统以来婚姻对于女性的制约规范。

其实，无论对于上一代的桂娘、还是下一代的会冰，李忆著描写她们在婚后，特别是在生儿育女后感情的变化，她们身上蓬勃的生气逐渐消失，全部精力与注意力都转向家庭、子女，她们不但对外界封闭自己，也开始忽略了丈夫，丈夫的事业或近况出现烦恼，也全被挤出她们关心的范围之外。于是，夫妻俩人的思想渐渐疏离，感情之间的隙缝越来越大。最后令冰又步入母亲的后尘，婚姻以失败收场。可是她不愿折磨双方，很平静地办离婚手续，可能是因为父母的种种事故对于她有着深远的影响，

²⁰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页189-190。

她不要自己孩子也经历不好的回忆。于是悲剧结局来得比母亲还快，她的婚姻维持不到三年。

杨锦郁曾说过：“我以为李忆著的小说中有一个鲜明的现代女性角色，那就是《春秋流转》中的令冰”²¹，笔者赞同这看法，虽令冰婚姻是失败，可是她心境是平静，她不像母亲、静娴那样因感情受创而大吵大闹，也不会把对方逼上绝境。她靠自己养活母亲和孩子，她已经成长，思想独立，最后，令冰还原谅了她的父亲，回乡去探望他。她也遇到了自杀不遂的红莲相视对望，她已经放下了以前的事，所有的伤害都已淡忘，历经沧桑之后的那份豁达与从容是真实的自我价值的清晰指认。

李忆著在《镜花三段》开篇运用了倒叙手法，开始叙述舜涓无奈的心情，进展逐渐如梦如烟地从现在返回过去，描述舜涓是位已为人妻的妇人，可是却在认识了何祖昌后，抛夫弃女与他私奔，可是俩人感情也因祖昌外遇宣告失败，结果自己一人创业，后来因得癌症而过世。舜涓两段的感情都没有结果，原因在于原先选择了一段“貌合神离”的婚姻，这也为她后来感情出轨埋下了伏笔。而舜涓与他人私奔一事都说明她对于女性意识的追求和探索。

当初舜涓与以哲感情并不稳固，她认为“没遇到祖昌之前，即使是已结婚，生下了明明，也还是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情”²²，在这不稳定的基础上建立的两性关系

²¹ 江泓辉主编：《马华文学的新解读——李忆著小说中的人物及其爱情》，页 318。

²² 李忆著：《镜花三段》，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页 16。

是很容易倾斜，难以到达平衡。恩格斯曾说过：“只有建立在爱情上的婚姻才是道德的”。²³而舜涓和以哲的感情一开始就是摇摆的，才会导致后来与别人私奔的下场。

李忆著刻画出舜涓是为了追求理想的爱情而不顾一切的女人，她遇到祖昌后便丧失了自我，迷失在对他的“爱”中。这是舜涓对女性身份有一种自觉地追求，为了追求自己理想的爱情，并勇敢地对自己的人生作出选择。与祖昌相处，舜涓尝到爱情的真正滋味，得到自我感情世界实现的满足。然而，传统贞操观要求妇女从一而终。²⁴舜涓一方面内心深处渴望解放；一方面，社会又影响她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要她做个大众认可的女性。李忆著细腻描写舜涓内心的矛盾，使到故事情节充满张力。最终，舜涓选择了爱情，勇于追求自我，可是当舜涓与祖昌的感情再次破灭时，笔者可以看出她对两性关系掌握还是力不从心。后来，舜涓也不再依赖任何人，自己出来做生意，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并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这证明她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她奋力冲出了传统观念所控制的环境。李忆著以自己的两性观，表达出对男女和谐社会的渴望。

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里曾说过这样的话“爱情本身与我们对爱情的看法之间的差别判若天壤”²⁵，从而解构了爱情神话。笔者可以从李忆著的作品看出她们的悲剧性结局，女性的悲剧已经不是从个性解放中走出来就可以避免，也不是具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就可以逃脱的。要想摆脱这种命运，女性必须在精神上自立，不依附任何人。

²³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78。

²⁴ 安云凤：《性伦理学》，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页195。

²⁵ [法]M·普鲁斯特著、徐继曾编译：《追忆似水年华》，北京：译林出版社，1991年，页18。

第三章 李忆著小说中男性形象

通过女性文学视界中男性形象的塑造、男性价值的评说，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接近女作家的内心实现，触摸女性自我意识、独立思想、性别平等观念发展的隐秘脉络，以促进我们更深入、细致地感受女作家的心灵世界。换言之，“审视男性形象既可以考察女性文学的创作成就，又可以探察女性意识的历史印迹和现实足音。”²⁶但是，评论界对于男性形象的研究，较多地将目光投向男性作家的作品，而对于女性作家如何书写男性，男性在女性文学中被赋予怎么样的审美，获得怎样的价值判断，缺少足够的关怀与研究。²⁷本章试图探讨李忆著如何书写男性人物，从而解读她的女性主义意识。

女性文学批评不仅应该关注女性在两性关系中所受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同样也应该关注男性所受到的压抑和扭曲，性别研究的对象也应该包括男性。关注男性、实现两性平等达到双性和谐是不可绕过的一步。因为男女不平等，女性受到压抑，根源在于父权制。父权制首先塑造了男人，男人按自己的要求塑造了女人，女人又按男人的要求塑造了自己。父权制不仅压抑女性，也扭曲了男性。²⁸可想而知，造成性别压迫的根源是父权制，它不仅压迫女性，同时也使男性受到压抑。

²⁶ 王春荣：《女性生存与女性文化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255。

²⁷ 李有亮：〈女性文学视界中的男人〉，《给男人命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页3。

²⁸ 刘淑梅：〈女性视阈下的男性形象〉，《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页2。

众多的女性小说以解构男性形象为己任，男性的形象要么模糊不清，要么猥琐不堪，要么是凶残的暴君，要么是势利的小人。这都表现出早期女性写作对男权文化和秩序的激烈反抗和颠覆，一旦女性作者的历史观念发生改观，男人的苍白和模糊面孔则不复存在，一向在女性叙事中以侧面和点缀方式出现的男性开始正面出场。²⁹李忆著的作品多数在叙述两性的情事，以男性或女性作为叙述也约占一半，她对于男性的描述不会过于激烈反抗，反而是以一种温和冷静的态度去探索男性的内心世界，显示出两性是因思想上的差异，才会导致悲剧的发生。本章将分析作品中的男性形象，人物有《怨女》的司机胡叔源、《春秋流转》的令冰父亲，与赵静娴恋爱的苏春生以及《镜花三段》里的以哲及祖昌。

第一节 社会底层的男性

随着现代化的逐步深入，男性步入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现代性别的和谐原则是人人平等，男性要想更好地适应这个社会，就必须学会与女性平等相处，承认她们的主体性价值。而另一方面，传统的父权制又认为男性天生优于女性，男性有着支配女性的欲望，对女主角任何僭越男性权威、舒展自我的行为都心怀敌意并予以坚决压制，男性要得到父权制社会的认可，就会受它这种意识形态所困扰。³⁰胡叔源所面对的正是这样的两难困境。

²⁹ 王艳芳：〈从性别对抗到多元化书写——论新世纪女性写作的新走向〉，《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页4。

³⁰ 约翰·麦克因斯著；黄菡、周丽华译《男性的终结》，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116。

《怨女》中胡叔源是位司机，他追求小学老师骆凤仪，之后俩人结婚，可是叔源因俩人之间学历有所差距而一直耿耿于怀，产生自卑感，最后因妻子对自己的冷落而外遇，结果婚姻以悲剧收场。其实胡叔源对于学历和职业都高于他的骆凤仪，本无可挑剔，但在凤仪作了母亲之后，他感到自己受了冷落，就另谋新欢。这些感情的纠葛都是源于传统与现代观念的冲突。

男性在两性关系中更接近社会政治权力中心，因而更容易以社会的价值为自我价值标准，以社会承认作为自我立足的标准。社会对于男人的框定是以财富衡量男人的价值，以地位评价男人的能力。他们为了金钱和成就感，在都市中拼命挣扎，背负着传统责任定位和现代角色分工的双重泥泞。³¹社会将强大的生存压力给予男性，尤其是社会低微的男人。在社会中，他们和女人一样，受到少数掌握权力的男性所压迫。从胡叔源的经历可见，他对自己的学历职业低于凤仪，不敢勇于去追求心仪的女子，害怕对方看不起他。他认为“男人可以容忍一个笨妻，而女人却不能容忍男人比他笨。”³²这使他从中产生了自卑感，令他有了很大的压迫。李忆著试图深入男性的心理世界，感受男性生存的压力、艰难和痛苦，了解在父权文化体制中，不单是女性被压迫，男性也是受害者之一。

另一方面，胡叔源觉得自己已经失去父权制时代的威严与权力，同时，社会和家庭是对他有着以前的期待，于是他需要在社会中辛苦地挣扎，心理倍受压力与烦恼，加上妻子的冷落，这不得不使他出外寻找另一个温暖的归宿，导致家庭破裂。这一切都是因为胡叔源深受父权思想困扰，无法接受妻子比自己能力强而产生自卑感。

³¹ 刘淑梅：《女性视阈下的男性形象》，《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页30。

³² 李忆著：《怨女》，《痴男怨女》，页165。

在《春秋流转》中的趙作仁也因本身的学历不高，能力不及姐姐，掌权之事都在姐姐手里。姐姐因被人抛弃，无时无刻都在乱发脾气，他忍无可忍，于是，两姐弟常在咖啡店吵架，使得生意一落千丈。最后，趙作仁无法再与姐姐同处一室，竟然抛下妻子，一走了之到客轮上当茶房。对于这个形象，李忆著没有付出太多的笔墨。李忆著安排趙作仁逃避的书写策略，让读者发现男性生命张力的弱化，仅仅透过这些，面对于趙作仁的逃脱责任、怯于承担，开始了一种深层的思考，对于他的逃离其实可以理解，因这其中原因在于两性的不平等，缺乏沟通所引致的结果。

而《春秋流转》身为孙桂娘的丈夫颜世昌，本身是名医师，虽遇到“广生堂”的老板余南天器重他，与他合作，可是老板刻薄成性，世昌只得微薄的薪酬。因此，使到桂娘常游说他自己出外自立门户。但是世昌却因余南天赏识他，不想忘恩负义，导致时常有争执。后来，他与红莲的恋情曝光后，红莲跳河自杀不遂，就变得终日浑浑噩噩，自己孩子令雪病了也无心照顾，使到令雪病发身亡，加上自己的优柔寡断，他没勇气卸下对家人的责任，又割舍不了对红莲的恋慕，最终妻子与女儿都离开了他，家破人亡。虽然造成此悲剧世昌是该负责，可是，从中笔者可以看出作者并没有完全把造成悲剧的责任全推到男性身上，作者明白家庭不是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双方面。在现实中，传统的父权制一直影响着男性，如果男人叫苦叫累是会被嘲笑，所以世昌需要压抑着自己缺点，努力做一个好丈夫和父亲。但是他得不到妻子的体谅，内心感到空虚，才会在红莲身上寻找慰藉，对她产生情愫。笔者再次通过作者了解到这一切祸患的根源在于两性缺乏沟通，才会造成悲剧发生。

李忆著所写的作品非常写实而且接近生活真实，她描写最普通的世俗男女生活，正视男性的生存艰苦，男人也和女人一样辛苦和无奈，因父权社会要求男性应担起家庭一切负担与责任，男人也会面对着生存压力。李忆著正是写出了这种文化背景下男性生存的艰辛，以平等的眼光去审视男性。

第二节 中产阶级至上流社会的男性

由于具有较高的教养和社会身份，这类男性在小说中的思想都比较积极向上。如《镜花三段》中与舜涓结婚的以哲以及之后私奔的何祖昌，都是有学历，有社会地位的人。祖昌为了舜涓付出了真爱，虽然在这份爱情的付出上，祖昌的牺牲比舜涓少了一些，但并不等于他没有付出，而且这样的付出对于他这样一个出身和有地位的人而言，已经非常难得了。为了和舜涓私奔到国外，他甚至放弃了他原有的圈子，事业重新来过。不同于以往的女性文学作品中男性的负面形象，李忆著描述的正面男性形象也非常多。这更体现了作家深刻思考两性的问题，对男性地位的关注。

从文本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结合虽然是因两人在对方身上找到激情。但是在双方都各自找到了工作后，缺乏交流，他们的感情就出现了危机。在失去激情的情况下，祖昌受不住外在的诱惑而背弃了自己的爱人，他喜欢上年轻的女性，最终导致两人感情破裂。在这段感情上，祖昌确实是不负责任及不坚定。

李忆著的观点在此不只是单纯的道德谴责，而是直接把思考指向现代婚姻情爱关系，剖析男性同时也反思女性。千百年来，女性的生存、生命意义也都附于男性身上。这种思维一直延续下来，使得她们面临两难的情况下，常常为了家庭与丈夫付出

了自我，然后把自己的生存意义放在男性身上，为了保持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便以牢牢抓住自己丈夫为宗旨和目标。导致自我人格的丧失，进一步丧失了丈夫和家庭。但是相反的，当女性走出社会时，还是会对男性造成威胁。像舜涓虽走出了社会，在社会上占了一席之地，可是祖昌反而觉得不妥，他对舜涓说：“我爱的那个你是温驯，楚楚动人的女人，我并不是要你去做什么女强人。”³³ 他觉得女性是要顺从男性，女性应该要在家做贤妻良母，不该踏入社会，因为会威胁到男人的自尊心。虽他受过教育，但是从中可以证明祖昌思想还是被传统的观念所绑住了，才会导致双方分手。同时，李忆著想要表达出在父权文化体制中，男性也是受害者，受传统观念限制，不能接受女性踏出社会，处在陈旧的传统盲点中。

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李忆著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和温和的口语，将以哲刻画成一位好好先生的形象跃然于纸上。人品好，拥有经济能力，善良，把他塑造成完美的男性形象。对于完美男性的渴望和构想是反映出女性对完美情感人生的憧憬。此外，李忆著在故事中是以男性的角度去书写男性的生活，反思男性生存状态的同时也关注男性视野下女性的命运。小说中以“我”，男性的目光对自己的故事进行叙述，体现了男性对自我的审视。以哲是舜涓的丈夫，但是舜涓却不爱他，他似乎从来没有得到她真正的关注，更不用说是真心的爱情了，但是以哲却原谅了舜涓的背叛，一直执着地守候着对舜涓的爱情。即使舜涓回来只为了见自己的女儿而求助于他时，他都愿意帮舜涓。最后，以哲找到了另一个心仪的对象，也与对方结婚，拥有美好结局。

³³ 李忆著：《镜花三段》，页 37。

此外，以哲与传统男女关系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处于对等的关系，他对女性是保持着一种尊重、平等的态度，表现出一些现代性的优秀品质如：善良、温柔、坚强。他们都是外表好，事业成功，而且还具有爱心、正义的男人。这就是作者所要的两性关系，不是处于你争我斗的关系，而是要一种平等，双方互相谅解的关系。

李忆著作品所塑造的男性形象都是抱持着宽容和理解，这种宽容是种深层次的思考。思考如何改变女性现实生存处境，增强女性自主和自省的主体意识，寻找解决两性关系的终极目标，在对立中寻求和谐。

李忆著的小说里拥有美好结局寥寥无几，大多是悲剧收场，这种悲剧由不同方面影响，如：社会、个人、男方、女方等共同造成，其苦果应该由男女双方共同承担，而不是一味把责任都归于男性。李忆著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深入分析了男性与女性不平等的客观原因，显示了对男性在现实生活中无奈的选择给予理解。同时更深刻触及了在失败婚姻中女性所应检讨自身的原因。这种理性的广度，体现出李忆著超越了两性写作的冲突与对立，既没有男性话语，也摆脱了女子气，而是把两性和谐作为写作的主旨。

第四章 女性出路的探讨

长久以来，女性一直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就像圣·托马斯所说：“女人是不健全的人，是附属的人。”³⁴而亚里斯多德也对女人做出这样的说法：“女性之所以是女性，是因为她缺少某种特质，我们应当看到，女性的本性先天就有缺陷，因而在折磨着她。”³⁵所以女性应该需要寻找自己的出路。

从上文的分析，女性的悲剧除了被压制在父权制之外，还有精神上的迷失，女性个体在还未得到独立时，其精神上的迷失与困惑，也会让她们迷失了自主意识。她们在寻求“爱”的过程中，缺乏了爱自己的意识。像凤仪、静娴、红莲几位女性，她们的悲剧所在是完全把幸福寄托在男人身上，精神上完全没有独立，当爱情变质时，无法承受打击，只能以悲剧收场。女性主义意识就包括了独立意识、自主意识、进取意识等。³⁶所以李忆著是站在女性角度对现代社会现象中常见婚姻的问题进行冷静分析和反思。她倡导的是女性首先自身的精神要有独立、自主、进取的意识，这样才能摆脱依附男性的心态。此外，女性不单单只有爱情，亲情也是非常重要，李忆著作品中显现出曾经冲出家庭的女儿开始重归母亲温暖的怀抱，走向与母亲的认同。这种母女关系的重建其实也是一种作家对女性主体性建立的一种显示。

³⁴[法] 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页4。

³⁵[法] 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页4。

³⁶ 王小波：〈再论女性意识与妇女解放〉，《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页57。

第一节 精神上的平等与独立

许多女性难以摆脱被赋予的传统形象，其在社会上性别压力依然存在，她们得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才能和男性取得同等成就，因此，作为女性的性别差异，女性可以得到某些生活乐趣，如爱情、被呵护与照顾。但是，她们在两者之间如果选择了事业，事业上的成功并不能使她们获得更大的快乐，成功就意味着她们会有双重的负担与失落，她们必然同时作为女人和男人。另一方面，她们既得不到传统女性的理解，因为觉得她们拥有男性的特质。同时，更得不到男性的好感，因为在父权制下的观念，她们已经丧失女性的特质。而现代男性一方面希望女性有着传统的温驯、柔弱，可另一方面又希望女性能共同分担家庭负担，即能在外工作，又能兼顾家庭大小事务。男性对女性矛盾的态度也正是女性两难处境的反映。像舜涓一样，成为了女强人，可是却遭到祖昌的嫌弃，移情别恋。因此，女性不但在经济上独立，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独立，才能回归到女性的个体。

在作品中令冰、舜涓虽婚姻也是悲伤结局，可是至少能依靠自己，摆脱对男人的依附，她们可以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会因失去依靠而一蹶不振。她们一改以往女性对男性的依赖，与男性并驾齐驱，无论是在事业、爱情、社会地位，乃至精神人格上，与男性有了全面的平等权利。令冰与舜涓能抗衡传统女性依附于男子的阴柔性，求得自我价值，这显示作者笔下的两位形象是刚中有柔，柔中有细，具有很强的女性意识。

她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人生与“自我”，于是她们不断地发现自我，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中，她们越来越独立，不会依附于任何人，她们经济独立、精神独立、人格独立，可以开拓出自己的一条女性道路。至此，她们的女性意识渐渐觉醒。女性没有对男性的依赖，不但会活下去，而且会活得更好。女性不再是男性的客体附属物，而是能够与男性并立的主体。

第二节 母女之间的精神家园

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命状态无所依傍，个体生存的飘零之苦使她们渴望在同性温暖中得以休憩。失去母亲同时也就意味着失去精神的家园和支柱，母亲在这里成为一种信仰与理想。令冰小时候曾讨厌过母亲，她觉得：“家里留不住父亲是母亲一手造成的。老是一开口就冷嘲热讽的，别说父亲，就是连她这个做女儿的也觉得讨厌。”³⁷

但是自从母亲婚姻失败，“我”也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母女二人缺少强有力的男性庇护，生活过得艰难与简陋，令冰对母亲的态度就转变了，她认为“生活平静，母女心连心，再加上一个性情平和，温柔而仁慈的表姨妈，一个屋檐里，只有三个女人，彻底摆脱男人的统治，这样的日子，在我们的感觉上确实是美好的。”³⁸

³⁷ 李忆著：《春秋流转》，页 30。

³⁸ 李忆著：《春秋流转》，页 183。

文本中并没有对她们艰难生活大加渲染，但从字里行间中我们看到了单身女性在这个男性社会中的孤单与苦楚。面对父权制下的社会，女性们退守到纯粹的母女亲情中相互温暖。母女二人在不负责任的男人身后傲然自立，以柔弱的肩膀为自己创造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这是一种母女相依为命的女性同盟，而这血缘又使这种女性同盟两个主体间有着生命感觉的关联和交融，从而加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母女所处的是一个不受父权干扰的世界，仿佛只有母亲和儿童，充满着无限自由的想象，洋溢着“母性空间”（chora）³⁹意象。透过这一对母女，李忆著呈现出女儿与母亲之间互相认同的共生关系，她们的默契是不可言喻的。女性在成长的岁月中面对异性的伤害，往往是需要在同性的温暖理解中寻求慰藉。同为女性的情感经历使母女得到彼此的理解与体认，从而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令冰对男性的失望，对爱情的质疑使她回归到母亲的怀抱去汲取力量。李忆著用冷静的语气讲述母女两人如何联合起来，积极面对人生，力求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获得立足之地。在这种母女关系背后也反映出了作家对女性如何改变自己命运所作出的思考。

而舜涓作为一位母亲，因她的缺席，带给女儿很深的伤害，在明明的心里，母亲出轨是对父亲的名誉的侮辱与毁灭，所以当母亲再次找她时，明明是对她产生厌恶，可是对母爱的渴求是一种天性，女儿禁不住对母爱充满了渴望。明明心里是非常挣扎，渐渐地，她了解到母亲为了弥补她的心情，并且流露出对母亲的智慧赞赏，慢慢接受了母亲为了她改变生活而做的努力。母亲给予女儿全心全意的爱，女儿成长为母亲后

³⁹ “母性空间”（chora），也被译为“母性神谕”、“阴性空间”“子宫间”等，是法国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学者朱莉亚·克里斯多娃提出的概念。她表示chora属“前伊底浦斯”阶段，在此阶段里，“母亲与婴儿的界限是暧昧不明的，不需借由各种符号，而是用感情来沟通。”蔡秀枝：〈克莉斯蒂对母子关系中“阴性空间”的看法〉，《中外文学学报》，第21卷，第9期，1993年，页37。

又将这样的爱毫无保留地回馈自己的母亲与女儿，这样生生不息构成了一个母女之间爱的循环。笔者认为，李忆蓉想突显的是母女之间的亲情与温暖，包含着对父母的包容与关爱。同时母女间相互依存的同性之爱，也是女性对女性的一种庇护与关怀，是女性为自己所营造另一种精神家园。

结论

纵观上述所言，本论文通过研究李忆著的小说，探讨出李忆著如何能以平等的角度去看待两性的关系，并没有运用激进女性主义对男女关系作出抨击，用温和的态度带出两性的问题，追求两性的和谐。

李忆著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出于一种天然的了解之下，她能够以自身女性的身份与感觉，将作品中的男女形象、心态以及两性的生存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李忆著的小说可说是成功地塑造了各种各样的男女形象，并且表现了对两性命运的关注。李忆著始终不渝的探索两性的心灵，关注男女的命运，表现出他们的生存状态，经由她写作男女真实的精神状态和命运遭际得以地浮出台面。

在本文分析中，笔者也发现李忆著揭示女性身上传统文化的积淀，反思她们对婚姻和苟且生活的文化心态。如〈怨女〉里的凤仪即使受过教育，心理上依然深受传统意识毒害，不愿对现实生活作理性思辨，缺乏自主意识。李忆著能从女性视角切入现实，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女性婚恋观，以及整个社会传统礼教加诸在女性身上的不公平待遇，建立了独特的女性视角，突出了特有的女性经验。

此外，李忆著在文本中表达出女性意识要萌芽发展之路是非常艰难，如《春秋流转》里的红莲与静娴，一个经不起社会舆论的打击，跳江自杀；后者虽开始有独立女性的人格出现，可是却因爱情失败，从此一蹶不振。这说明李忆著书写的目的是力图唤醒女性意识，进而改变女性悲惨的命运。

女性的悲剧在于精神上的不独立，这种精神上的依赖虽然有别于物质上的依赖，但实际却是一样的，即女性始终没有得到独立，没能找到“自我”。女性应不断地发现自我，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中，达到真正的经济独立、精神独立、人格独立，走出女性自己的道路。女性不应是男性的客体附属物，而是能够与男性并立的主动的主体。

因此，我们要承认性别差异、尊重个性的基础上，寻求两性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才是建设性的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女性主义。男女和谐的社会是一种最为理想的社会形式，男女真正意义的平等才是一种理想的两性关系。但这种社会形式，这种两性关系不能单凭法律和行政手段就能够解决的，还需要人们从思想上，文化上，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改进，要真正在观念习俗和社会心理及文化建构等方面摆脱传统性别文化消极面的影响，争取更深层意义上的男女两性平等。理想的社会既不是男权的社会，也不是女权的社会，而是要建立真正男女平等、和谐的社会。

参考书目：

1. 安云凤：《性伦理学》，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2. 戴小华、叶啸等编：〈李忆著〉，《当代马华作家百人传》，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2006年。
3. 戴血红：《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观点和方法》，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
4.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5. [法] M·普鲁斯特著、徐继曾编译：《追忆似水年华》，北京译林出版社，1991年。
6. 顾燕翎主编：《女性主义理论与流派·导言》，台北：女书文化，1997年。
7. 江洛辉主编：《马华文学的新解读——李忆著小说中的人物及其爱情》，八打灵再也：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99年。
8. 李有亮：〈女性文学视界中的男人〉，《给男人命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9. 李忆著：《痴男怨女》，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
10. 李忆著：《春秋流转》，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
12. 李忆著：《镜花三段》，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
13.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
14. 叔本华著、陈晓南译：《叔本华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

15. 王春荣：《女性生存与女性文化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年。
16. 肖薇：《异质文化语境下的女性书写》，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
17. 约翰·麦克因斯著；黄菡、周丽华译《男性的终结》，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18. 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19. C. Ramazanoglu (ed.) *Up against Foucault, Explorations of Some Tensions between Foucault and Femi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参考期刊：

1. 蔡秀枝：〈克莉斯蒂对母子关系中“阴性空间”的看法〉，《中外文学学报》，第21卷，第9期，1993年。
2. 郭建军：〈沧桑女人心——南洋才女李忆著散文品评〉，《华侨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3. 李子云：〈从《七色花水》到《春秋流转》——从商晚筠到李忆著〉，《评论和研究》，1996年，第1期。
4. 刘淑梅：〈女性视阈下的男性形象〉，《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
5. 王小波：〈再论女性意识与妇女解放〉，《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6. 王艳芳：〈从性别对抗到多元化书写——论新世纪女性写作的新走向〉，《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

附录：李忆著的创作年表

1981年11月	《去日苦多》（散文）学人出版社
1982年5月	《女人》（短篇小说）学人出版社
1983年11月	《漫不经心》（散文）学人出版社
1986年5月	《城市人》（散文）学人出版社
1991年10月	《地老天荒》（散文）大马华文作协
1991年10月	《痴男怨女》（中篇小说）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3年9月	《岁月风流》（散文）学人出版社
1995年9月	《李忆著文集》（中、短篇小说集）中国福建鹭江出版社
1996年12月	《春秋流转》（长篇小说）彩虹出版社
1997年2月	《大地红尘》（散文）学人出版社
1999年7月	《镜花三段》（长篇小说）彩虹出版社
2005年2月	《年华有声》（散文）大将出版社